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翰苑集卷二十一

詳校官太常寺少卿臣陳桂森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覆校官庶吉士臣徐立綱

校對官學錄臣羅萬選

謄錄貢生臣周培

欽定四庫全書

翰苑集卷二十一

唐陸贄撰

中書奏議

五

論裴延齡姦蠹書一首

十一月三日具官臣某惶恐頓首獻書皇帝陛下臣聞君子小人用捨不並國家否泰恒必由之君子道長小人道消於是上下交而萬物通此所以為泰也小人道長君子道消於是上下不交而萬物不通此所以為否

也夫小人於蔽明害理如目之有昧耳之有充嘉穀之有蠹梁木之有蠹也昧離婁之日則天地四方之位不分矣充子野之耳則雷霆蠅黽之聲莫辨矣雖后稷之稽禾易長畝而蠹傷其本則零瘁而不植矣雖公輸之巧臺成九層而蠹空其中則圯折而不支矣是以古先聖哲之立言垂訓必殷勤切至以小人為戒者豈將有意讎而沮之哉誠以其蔽主之明害時之理致禍之源博傷善之釁深所以有國有家者不得不去耳其在周

易則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必亂邦也在尚
書則曰除惡務本去邪勿疑在毛詩則曰無縱詭隨以
謹無良曾是培克斂怨以為德盜言孔甘亂是用譏讒
人因極交亂四國在論語則曰惡利口之覆邦家者在
春秋則曰聚斂積實不知紀極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
譖庸回服讒菟慝天下之人謂之四克在禮記則曰小
人行險以徼幸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小人
使為國家而災害並至雖有善人無如之何臣頃因讀

書常憤此類不圖聖代目覩斯人戶部侍郎裴延齡者其性邪其行險其口利其志凶其矯妄不疑其敗亂無恥以聚斂為長策以詭妄為嘉謀以培克斂怨為匪躬以靖譖服讒為盡節摠典籍之所惡以為智術冒聖哲之所戒以為行能可謂堯代之共工魯邦之少卯伏惟陛下協放勛文思之德而鑒其方鳩倂功體仲尼天縱之明而辨其順非堅偽則天討斯得聖化允孚小往大來孰不欣幸跡其姦蠹日長月滋陰秘者固未盡彰敗

露者猶難悉數今請粗舉數事用明欺罔大端悉非隱
微皆可覆驗陛下若意其負謗則誠宜亟為辨明陛下
若知其無良又安可曲加容掩願擇左右親信兼與舉
朝公卿據臣所言閱實其事儻延齡罪惡無狀即臣之
奏議是誣宜申典刑以制虛妄俾四海法朝廷之理兆
人戴陛下之明得失之間其體甚大不當復有疑慮使
辨之不早以竟失天下之望也前歲秋首班宏喪亡特
詔延齡繼司邦賦數月之內遽銜功能奏稱勾獲隱欺

計錢二十萬貫請貯別庫以為羨財供御所須永無匱乏陛下欣然信納因謂委任得人既賴贏餘之資稍弘心意之欲興作浸廣宣索漸多延齡務實前言且希睿旨不敢告闕不敢辭難勾獲既是虛言無以應命供辦皆承嚴約苟在及期遂乃搜求市廛豪奪入獻追捕夫匠迫脅就功以勅索為名而不酬其直以和雇為稱而不償其傭都城之中列肆為之晝閉興役之所百工比於幽囚聚詛連羣遮訴盈路持綱者莫敢致詰巡察者

莫敢為言時有致詰為言翻謂黨邪醜直天子轍下罵
聲沸騰四方觀瞻何所取則蕩心于上斂怨於人欺天
陷君遠邇危懼此其罪之大者也摠制邦用度支是司
出納貨財太府攸職凡是太府出納皆廩度支文符太
府依符以奉行度支憑按以勘覆互相關鍵用絕姦欺
其出納之數則每旬申聞其見在之數則每月計奏皆
經度支勾覆又有御史監臨旬旬相承月月相繼明若
指掌端如貫珠財貨少多無容隱漏延齡務行邪諂公

肆誣欺遂奏云左藏庫司多有失落近因檢閱使置簿書乃於糞土之中收得銀十三萬兩其足段雜貨百萬有餘皆是文帳脫遺並同已棄之物今所收獲即是羨餘悉合移入雜庫以供別勅支用者其時特宣進止悉依所奏施行太府少卿韋少華抗表上陳殊不引伏確稱每月申奏皆是見在數中請令推尋足驗姦計兩司既相論執理須辨鞠是非臣等具以奏聞請定三司詳覆若左藏庫遺漏不謬隱匿固合抵刑如度支舉奏是

虛誣誑亦宜得罪陛下既不許差三司按問又不令檢
奏辨明度支言太府隱漏至多而少華所任如舊太府
論度支姦欺頗甚而延齡見信不渝枉直兩存法度都
弛以在庫之物為收獲之功以常賦之財為羨餘之費
罔上無畏示人不慚此又罪之大者也國之府庫用寘
貨財物合入官則納於其內事合給用則出乎其中所
納無非法之財所出無不道之用坦然明白何曲何私
而延齡險滑售姦詭請求媚遂於左藏之內分建六庫

之名意在別貯贏餘以奉人主私欲曾不知王者之體天下為家國不足則取之於人人不足乃資之於國在國為官物在人為私財何謂贏餘復須別貯是必巧詐以變移官物暴法以刻斂私財捨此二途其將焉取陛下方務崇信不加檢裁延齡既怙寵私益復放肆遂錄積久逋欠妄云察獲姦賊總計緡錢八百餘萬聽其言則利益雖大考其事則虛誕自彰或是水火漂焚或緣旱澇傷敗或因兵亂散失或遭寇賊斂數或准法免徵

或經息合放或人戶逃逸無處追尋或網典拘囚不克
填納或沒入店宅歲久摧殘或收獲舟船年深破壞類
皆如此難以殫論在人者並無可科徵屬官者悉不任
貨責但存名額虛掛簿書大抵錢穀之司皆恥財物減
少所以相承積累不肯滌除每當計奏之時常充應在
之數延齡苟稱察獲遂請徵收恢張利門誘動天聽貽
誚侮於方岳賈愁怨於烝黎予茲累年一無所得其為
疎妄亦曰殆哉陛下姑欲保持曾無詰問延齡謂能蔽

惑不復懼思姦威既沮於四方儉態復行於內府由是蹂躪官屬傾倒貨財移東就西便為課績取此適彼遂號羨餘愚弄朝廷有同兒戲諸州輸送布帛度支不務準平抑制市人賤通估價計其所折即更下徵重困疲毗展轉流弊既彰忍害且示不誠及其支送邊州用充和糴則於本價之外例增一倍有餘布帛不殊貴賤有異剝徵固下既以折估為名抑配傷人又以出估為利事多矛盾交駭物情窮邊穡夫痛憤切於骨髓下土編戶

冤叫徹於蒼旻而延齡以冒取折估為忠公苟得出估
為勝利所謂失人心而聚財賄亦何異割支體以徇口
腹哉殊不寤支體分披口安能食人心離析財豈能存
此又罪之大者也平原遠鎮扼制蕃戎五原要衝控帶
靈夏芟夷榛蕪翦逐豺狼崎嶇繕完功力纔畢地猶夏
絕勢頗孤危新集之兵志猶未固尤資贍恤俾漸安居
頻勅度支令貯軍糧常使平原有一年之蓄鹽州積半
年之儲循環轉輸不得闕數近者二鎮告急俱稱絕糧

陛下召延齡令赴中書遣希顏宣旨質問延齡確言饋餉不絕儲蓄殊多歲內以來必無闕乏希顏懼其推互邀令草狀自陳狀亦如言略無疑畏陛下覽其所奏翻謂軍吏不誠遂遣中官馳往檢覆道路無轉運之跡軍城無旬日之儲將卒嗷嗷幾將不守有如是之顛沛有如是之欺謾按驗既明恩勞靡替其為盡媮曠代罕聞此又罪之大者也國之憲度會府是司位列諸郎猶應辰象任居六事實代天工內揔轄於庶官外敷化於列

郡舉措繫生靈之命得失關理亂之源為人軌儀安可
容易未有大官弛縱而能使羣吏服從朝典陵遲而欲
禁天下暴慢是以天寶將季揚國忠為吏部尚書亟於
私庭詮集選士果令逆豎得以為詞史策書之足為國
恥而延齡放情亂紀又甚國忠懈於夙興多闕會朝之
禮徇其鄙次大隳省署之儀徙郎曹於里閭視公事於
私第盡室飫官廚之膳填街持簿領之書復有諸部參
辭四方申請決遣資其判署去就俟其指撓延齡或聚

容大誇不令白事或縱酒憑怒莫敢入言至有迫切而
來逾旬未省輸納之後累月不歸資糧罄於滯淹筋力
困於朝集晨趨夕散十百為羣里中喧闐常若闐闐衢
巷列屠沽之肆邑居成逆旅之津離次慢官虐人戮法
求之今古鮮有其倫此又罪之大者也摠領財賦號為
殷繁自必識究變通智權輕重大不失體細能析微濟
之以均平莅之以勤肅近無滯事遠無壅情綱條之下
無亂繩鑒照之內無隱匿然後人不困而公用足威不

厲而姦吏懲苟或未然則非稱職况延齡以素本解戾
之質而加之以狂躁滿盈既愾且驕事何由理遂以國
家大計委於胥吏末流當給者無賄而不支應徵者受
賕而縱免紀綱大壞貨賂公行苟操利權實竊邦柄近
者度支小吏屢為府縣所繩鞠其姦賊無不狼籍通結
動連於節將交私匪止於苞苴威福潛移乃至於是職
司失序固亦可知此又罪之大者也風教之大禮讓為
先禮讓之行朝廷為首朝廷者萬方之所宗仰羣士之

所措模觀而效焉必有甚者是以朝廷好禮則俗尚敬
恭朝廷尊讓則時恥貪競朝廷有失容之慢則凌暴之
弊播於人朝廷有動色之爭則攻鬪之禍流於下聖王
知其然也故選建賢德以為公卿使人具瞻不諭而化
昔周之方盛多士盈朝時靡有爭用能俾乂故其詩曰
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又曰有來雍雍至止肅
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羣臣相與事上敬而能和言
語動作靡有不善也周德既衰小人在位務相侵侮以

至危亡故其詩曰方茂爾惡相爾矛矣又曰旣之陰汝
反予來嚇又曰涼曰不可覆背善詈言小人得志惡怒
是憑肆其禍心以相詬病也陛下勤修儀式以靖四方
慎選庶官以貞百度內選則股肱耳目外選則垣翰藩
維濟濟師師咸欽至化庶相感率馴至大和而度支憑
寵作威恃權縱暴侵刻軍鎮匱闕資糧將帥每使申論
延齡率加毀訾或指誣隱盜或誇訐陰私或數其出處
賤微或億其心志邪悖詞皆醜嫉事悉加誣匹夫見凌

猶或生患況將帥素加委遇多著勲庸縱有踰分取求
但宜執理裁處苟當其所孰敢不從豈可對彼偏裨恣
行侵辱使其慚覲於麾下憤恥於朝廷惟口起羞諒非
細故為國聚釁實由斯人而又虐害羣司幸其闕敗蔑
彼彝典逞於克懷氣吞等夷隸蓄郎吏時有履道而不
為屈撓守官而莫肯由從遭其詆訶事則尤劇或辱兼
祖父或毀及家門皆名教所不忍聞叙述所不堪紀其
為構陷抑復多端故示克威使人懾憚人之狂險乃至

於斯上虧大猷下扇流俗怱怱禮義之府巉汙清明之朝此又罪之大者也度支舊管牛驢三千餘頭車八百餘乘循環載負供饋邊軍既有番遞之倫永無科配之擾延齡苟逞近效不務遠圖廢其葺修減其葛秣車破畜耗略無孑遺每須載運軍資則令府縣差雇或有卒承別旨須赴促期遂於街市之間擄奪公私雜畜披猖頗甚費損尤多吏因生姦人不堪命所減者則奏以為利所費者則隱而不論破實徇虛多如此類度支應給

宮內及諸司使芻藁薪炭等除稅草之外餘並市供所用既多恒須貯備舊例每至秋穫之後冬收之時散開諸場逐便和市免費高價復資貧人公私之間頗謂兼濟延齡悉隳舊制但飾姦情旋計芻薪價錢以為節減剝利及乎春夏之際藁秸已殫霖潦之中樵蘇不繼軍廐輟莖官廚待然告闕頻煩於聖聰徵催絡繹於省署崎嶇求買何暇計量糜損官錢不啻累倍聯蹇狼狽率以為常此則睿鑒之所明知物情之所深駭事之外繆

觸緒皆然臣愚以謂若斯之流不過歲費國家百萬緡錢及事體非宜耳其為罪惡未足傾危事之可憂不在於此是以不復詳舉以煩聽覽也至如矯詭之態誣罔之辭遇事輒行應口便發靡日不有靡時不為自非狀迹尤彰足致其禍者又難以備陳也延齡有詐偽亂邦之罪七而重之以耗數闕遺愚智共知士庶同憤以陛下英明鑒照物無遁情固非延齡所能蔽虧而莫之辨也或者聖旨以其甚招疾怨而謂之孤貞可託腹心以

其好進讒諛而謂之盡誠可寄耳目以其縱暴無畏而謂之強直可肅姦欺以其大言不疑而謂之智能可富財用將欲排衆議而收其獨行假殊寵而冀其大成倘陛下誠有意乎在茲臣竊以為過矣夫君天下者必以天下之心為心而不私其心以天下之耳目為耳目而不私其耳目故能通天下之志盡天下之情夫以天下之心為心則我之好惡乃天下之好惡也是以惡者無繆好者不邪安在私託腹心以售其側媚也以天下之耳

目為耳目則天下之聰明皆我之聰明也是以明無不
鑒聰無不聞安在偏寄耳目以招其蔽惑也夫有腹心
而用耳目舜與紂俱用之矣舜之意務求己之過以與
天下同欲而無所偏私由是天下臣庶莫不歸心忠謹
既聞元德逾邁故虞書云臣作朕股肱耳目又云明四
目達四聰言廣大也紂之意務求人之過以與天下違欲
而溺於偏私由是天下臣庶莫不離心險詖既行昏德
彌熾故商書云崇信姦回大雅云流言以對寇攘式內

言邪僻也與天下同欲者謂之聖帝與天下違欲者謂之獨夫其所以布腹心而任耳目之意不殊然於美惡成敗若此相遠豈非求過之情有異任人之道不同哉太宗嘗問侍臣何者為明君何者為暗主魏徵對曰君之所以明者兼聽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又曰秦之胡亥偏信趙高肆其姦欺卒至顛覆徵之此說理致甚明簡冊備書足為鑒戒趙高指鹿為馬愚弄厥君歷代流傳莫不痛憤陛下每覽前史詳考興亡固亦切齒於斯

人傷心於其主臣謂鹿之與馬物類猶同豈若延齡掩
有而為無指無而為有陛下若不以時省察得無使後
代嗟誚又甚趙高者乎斯愚臣所以焦慮疚懷以陛下
為過者良有所以也夫理天下者以義為本以利為末
以人為本以財為末本盛則其末自舉末大則其本必
傾自古及今德義立而利用不豐人庶安而財貨不給
因以喪邦失位者未之有也故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
患貧而患不安有德必有人有人必有土有土必有財

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蓋謂此也自古及今德義不立而利用克宣人庶不安而財貨可保因以興邦固位者亦未之有焉故曰財散則人聚財聚則人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無令侵削兆庶以為天子取怨於下其有若此者行罰無赦蓋為此也殷紂以貪冒失人而亡周武以散發得人而昌則紂之多藏適所以為害己者之資耳尚何賴於財賄哉太宗亦云務蓄積而不恤人甚非國家之計隋氏不道聚斂無厭所實洛口諸倉卒

為李密所利此則前代已行之明效聖祖垂裕之格言
是而不懲何以為理陛下初膺寶歷志翦羣寇師旅繁
興徵求竊廣權筭侵剝下無聊生是以涇原叛徒乘人
怨咨白晝犯闕都邑眊庶恬然不驚反與賊眾相從比
肩而入宮殿雖蚩蚩之性靡所不為然亦由德澤未浹
於人而暴令驅迫以至於時也于是內府之積尚如丘
山竟資堯渠以餌貪卒此時陛下躬親之矣是乃失人
而聚貨夫何利之有焉車駕既幸奉天逆泚旋肆圍逼

一壘之內萬衆所屯窘如涸流庶物空匱嘗欲發一健步出視賊軍其人懇以苦寒為辭跪奏乞一襦袴陛下為之求覓不致竟憫默而遣之又嘗宮壺之中服用有闕聖旨方以戎事之急不忍重煩於人乃剝親王飾帶之金賈以給直是時行從將吏赴難師徒倉黃奔馳咸未冬服漸屬凝沍且無薪爇饑凍內攻矢石外迫晝則荷戈奮迅夜則映堞呻吟凌風颺冒霜霰踰旬而衆無攜貳卒能走強賊全危城者陛下豈有嚴刑重賞使之

然即唯以不厚其身不藏其資與衆庶同其憂患與士
伍共其有無乃能使捐軀命而扞寇讎餒之不離凍之
不憾臨危而不易其守見死而不去其君所謂聖人感
人心而天下和平此其效也及乎重圍既解諸道稍通賦
稅漸臻貢獻繼至乃於行宮外廡之下復列瓊林大盈
之司未賞功勞遽私賄玩甚沮惟新之望頗攜死義之
心於是輿誦興譏而軍士始怨矣財聚人散不其然歟
旋屬蠱賊內攻翠華南狩奉天所積財貨悉復殲於亂

軍既遷岷梁日不暇給獨憑大順遂復皇都是知天子者以得人為資以蓄義為富人苟歸附何患蔑資義苟修崇何憂不富豈在貯之內府方為已有哉故藏於天下者天子之富也藏於境內者諸侯之富也藏于囷倉篋匱者農夫商賈之富也柰何以天子之貴海內之富而猥行諸侯之棄德感守農商之鄙業哉陛下若為厚取可以恢武功則建中之取既無成矣若謂多積可以為已有則建中之積又不在矣若謂狗欲不足傷理化則

建中之失傷已甚矣若謂斂怨不足致危亡則建中之
亂危亦至矣然而遽能靖滔天之禍成中興之功者良
以陛下有側身修勵之志有罪已悔懼之詞罷息誅求
敦尚節儉渙發大號與人更新故靈祇嘉陛下之誠臣
庶感陛下之意釋憾迴慮化危為安陛下亦當為宗廟
社稷建不傾不拔之永圖為子孫黎元垂可久可大之
休業懲前事徇欲之失復日新盛德之言豈宜更縱愒
邪復行刻暴事之追悔其可再乎臣又竊慮陛下納彼

盜言墮其姦計以為搏噬拏攫怨集有司積聚豐盈利
歸君上是又大繆所宜慎思夫人主昏明繫於所任咎
繇夔契之道長而虞舜享濬哲之名皇甫樛槁之嬖行
而周厲嬰顛覆之禍自古何嘗有小人柄用而災禍不
及邦國者乎譬猶操兵以刃人天下不委罪於兵而委
罪於所操之主蓄蠱以殃物天下不歸咎於蠱而歸咎
於所蓄之家理有必然不可不察臣竊慮陛下以延齡
之進獨出聖衷延齡之言多順宸旨今若以罪寘辟則

似為衆所擠故欲保持用彰堅斷若然者陛下與人終始之意則善矣其於改過不吝去邪勿疑之道或未盡善焉夫人之難知著自淳古試可乃已載於典謨陛下意其賢而任之知其惡而棄之此理之常於何不可倘陛下猶未知惡但疑見擠固有象恭挾詐之人亦有黨邪害直之士所資考覈兩絕欺誣陛下以延齡為能愚臣以延齡為罪能必有跡罪必有端陛下胡不指明其所效之能以表忠賢按驗其所論之罪以考虛實與衆

同辨示人不私若能跡可稱而罪端無據則是黨邪害
直之驗也陛下當繩其傷善以勵事君罪端有徵而能
跡無實則是象恭挾詐之驗也陛下當糾其包禍以戒
亂邦如此則上之於下釋嫌構之疑下之於上絕偏惑
之議何必忠邪無辨枉直莫分薰蕕同藏其臭終勝此
則小人道長之象也實時運否泰安危之所繫豈但有
虧聖德不利善人而已乎陛下若以必與已同者為忠
良自我作者無改變如此則上之所欲莫不諂上之所

夫莫不從水火相濟不為非金礪相須不為是恥過忤
非不足戒捨已從人不足稱惟意是行則匡輔或幾乎
息矣匡輔息則理不可致仲尼所謂一言喪邦者在於
予之言而莫予違也事關興亡固不可忽希旨順默浸
已成風獎之使言猶懼不既若又阻抑誰當貢誠伏恐
未亮斯言請以一事為證只如延齡凶妄流布寰區上
自公卿近臣下逮輿臺賤品誼誼談議億萬為徒能以
上言其人有幾陛下試令親信博採輿詞參校比來所

聞足鑒人間情偽臣以卑鄙任當台衡既極崇高又承
渥澤豈不知觀時附會足保舊恩隨衆沉浮免貽厚責
謝病黜退獲知幾之名黨姦苟容無見嫉之患何急自
苦獨當豺狼上違懽情下餌讒口良由內顧庸愚一無
所堪夙蒙眷知唯在誠直綢繆帳宸一紀于茲聖慈既
以此見容愚臣亦以此自負從陛下歷播遷之艱琬覩
陛下致興復之艱難至今追思猶為心悸所以畏覆車
而駭懼慮燬室而悲鳴蓋情激於衷雖欲罷而不能自

默也因事陳執雖已頻繁天聽尚高未垂諒察輒申悃
款以極愚誠憂深故語煩懇迫故詞切以微臣自固之
謀則過為陛下慮患之計則忠糜軀奉君非所敢避沽
名銜直亦不忍為願迴睿聰為國熟慮社稷是賴豈唯
微臣不勝荷恩報德之誠謹昧死奉書以聞臣誠惶誠
恐頓首再拜

--	--	--	--	--	--	--	--	--

論朝官闕員及刺史等改轉倫序狀

右臣聞於經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又曰無曠庶官天
工人其代之蓋謂士不可不多官不可不備敦付物以
能之義闡恭已無為之風此理道得失之所由也夫聖
人之於愛才不唯仄席求思而已乃復引進以崇其術
業歷試以發其器能旌善以重其言優祿以全其操歲
月積久聲實並豐列之於朝則王室尊分之於土則藩
鎮重故詩序太平之君子能長育人才書比梓人之理

材既勤樸斲惟施丹腹禮著造士易尚養賢蓋以人皆
含靈唯所誘致如玉之在璞抵擲則瓦石追琢則圭璋
如水之發源壅閼則汙泥疏濬則川沼是以書籍所載
歷代同途祚屬殷昌必時多雋又運鍾衰季則朝乏英
髦當在衰季之時咸謂無人足任及其雄才御寓淑德
應期賢能相從森若林會然則興王之良佐皆是季代
之棄才在季而愚當興而智乃知季代非獨遺賢而不
用其於養育獎勸之道亦有所不至焉故曰人皆含靈

唯其誘致漢高稟大度故其時多魁傑不羈之材漢武
好英風故其時富瓌詭立名之士漢宣精吏能故其時
萃循良核實之能迨乎哀平桓靈昵比小人疎遠君子
故其時近習操國柄嬖戚擅朝權是知人之才性與時
升降好之則至獎之則崇抑之則衰斥之則絕此人才
消長之所由也臣每於中夜竊自深惟朝之乏人其患
有七不澄源而防末流一也不考實而務博訪二也求
精太過三也嫉惡太甚四也程試乖方五也取舍違理

六也循故事而不擇可否七也夫多少相繆非嘉量不
平輕重相欺非縣衡不定用之苟不得其道則王者實
病而權量無尤故按名責實者選吏之權量也宰相者
主權量之用也宰相之主吏猶司府之主財主吏在序
進賢能主財在平頒秩俸假使用財失節則司之者可
以改易而秩俸不可以不頒主吏乖方則宰之者可以
變更而賢能不可以不進其行甚易其理甚明頃者命
官頗異於是常以除吏多少准量宰相重輕宰相承寵

私則援引雖濫而必進宰相見疎忌則擬議雖當而罕
俞是使羣材仕進之窮通唯繫輔臣恩澤之薄厚求諸
理道未謂合宜夫與奪者人主之利權名位者天下之
公器不以公器徇喜心不以利權肆忿志不以寡妨衆
不以人廢官或其此處有脫誤阻執事而擁羣材所謂不澄
源而防末流之患也經曰無以小謀亂大作無以嬖人疾
莊士蓋務大者不拘於小累謀小者不達於大猷嬖者
或行異於莊莊者必性殊於嬖理勢相激宜其不同進

賢援能諒君子之事過惡揚善非小人所能君子以愛才為心小人以傷善為利愛而引之則近黨傷而沮之則似公近黨則不辨而遽疑似公則不覈而縣信是以大道每隳於橫議良才常困於中傷失士啓讒多由於此所謂不考實而務博訪之患也夫人之器局有圓方大小之殊官之典司有難易閑劇之別名稱有虛實之異課績有升降之差將使官不失才才不失序在乎制法以司契擇人而秉鈞制之不得厥中則其法可更而

其契不可亂也擇之不當所任則其人可去而其秉不可奪也如或事多錯雜任靡適從而但役智以求精勞神而救弊則所救愈失所求愈麤故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元首叢脞哉股肱墮哉庶事隳哉頃之輔臣鮮克勝任過蒙容養苟備職員致勞睿思巨細經慮每有關官須補或緣將命藉才宰司慎擇上聞必極當時妙選聖情未愜復命別求執奏既不見從則又降擇其次如是至於再至於三所選漸高所得轉下或

斷於獨見固徇僉諧或擢自旁求不稽公議權衡失柄
進取多門等差不倫聲實相反此所謂求精太過之患
也臣聞耀乘之珠不能無類連城之璧不能無瑕矧伊
有情寧免愆吝仲尼至聖也猶以五十學易無大過為
言顏子殆庶也尚稱不遠而復無祇悔為美况自賢人
以降孰能不有過失哉珠玉不以瑕類而不珍髦彥不
以過失而不用故元元之教曰常善救人則無棄人文
宣亦云赦小過舉賢才齊桓不以射鈞而致嫌故能成

九合之功秦穆不以一眚而掩德故能復九敗之辱前
史序項籍之所以失天下曰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
過無所遺管仲論鮑叔牙不可屬國曰聞人過終身不
忘然則棄瑕錄用者霸王之道記過遺才者衰亂之源
夫登進以懋庸黜退以懲過二者迭用理如循環進而
有過則示懲懲而改修則復進既不廢法亦無棄人雖
纖芥必懲而才用不匱故能使黜退者克勵以求復登
進者警飭以恪居上無滯疑下無蓄怨俾人於變以致

時雍陛下英聖統天威莊肅物好善既切計過亦深一
抵譴責之中永居嫌忌之地夫以天下士人皆求宦名
獲登朝班千百無一其於修身勵行聚學樹官非數十
年間勢不能致而以一言忤犯一事過差遂從棄捐沒
代不復則人才不能不乏風俗不能不偷此所謂嫉惡
太甚之患也臣聞君子約言小人先言君子之道闇然
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孔子曰始吾於人也聽
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察其言而觀其行又曰舉

直措諸枉則民服舉枉措諸直則民不服然則舉措不
可以不審言行不可以不稽訥訥寡言者未必愚喋喋
利口者未必智鄙樸忤逆者未必悖承順愜可者未必
忠故明主不以辭盡人不以意選士凡制爵祿與衆共
之先論其材乃授以職所舉必試之以事所言必考之
於成然後苟妄不行而貞實在位矣如或好善而不擇
所用悅言而不驗所行進退隨愛憎之情離合繫異同
之趣是猶捨繩墨而意裁曲直棄權衡而手揣重輕雖

甚精微不能無謬此所謂程試乖方之患也天之生物
為用罕兼性有所長必有所短材有所合亦有所睽曲
成則品物不遺求備則觸類皆棄是以巧梓順輪楛之
用故枉直無廢材良御造險易之宜故駕驥無失性物
既若此人亦宜然其於行能固不兼具前志所謂千年
一聖五百年一賢者才難不其然乎夫唯聖人方體全
德賢之為目猶有未周且以未周之才彌五百年而有
一造次求備曷由得人若夫一至之能偏稟之性則中

人以上迭有所長苟區別得宜付授當器各適其性各
宣其能及乎合以成功亦與全才無異但在明鑒大度
御之有道而已帝王之盛莫盛唐虞臣佐之盛莫盛稷
禹稷禹之比無非大賢然猶各任所能不務兼備故尚
書序堯舜命官之美自稷禹咎益以降凡二十二人所
命典司不踰一職用能平九土播百穀敷五教序五刑
禮樂興和蠻夷率服洎鳥獸魚鼈亦罔不寧蓋由舉得
其人任得其所鑒擇職授審之於初不求責於力分之

外不沮撓於局守之內是以事極其理人盡其材君垂拱於上臣濟美於下功焯當代名施無窮及其失也則升降任情首末異趣使人不量其器與人不由其誠以一言稱愜為能而不核虛實以一事違忤為咎而不考忠邪其稱愜則付任逾涯不思其所不及其違忤則責望過當不恕其所不能是以職司之內無成功君臣之際無定分此所謂取捨違理之患也今之議者多曰內外庶官久於其任又曰官無其人則闕之是皆誦老生

之常談而不推時變守舊典之糟粕而不本事情徒眩
聰明以撓理化古者人風既朴官號未多但別愚賢匪
論資序不責人以朝夕之效不計事於尺寸之差不以
小善而褒升不以一眚而罪斥故虞書三載考績三考
黜陟幽明是則必俟九年方有進退然其所進者或自
側微而納於百揆雖久於任復何病哉漢制部刺史秩
六百石郡守秩二千石刺史高第者即遷為郡守郡守
高第者即入為九卿從九卿即遷為亞相相國是乃從

六百石吏而至台輔其間所歷者三四轉耳久在其任亦未失宜近代建官漸多列級逾密今縣邑有七等之異州府有九等之差同謂省郎即有前中後行郎中員外五等之殊並稱諫官則有諫議大夫補闕拾遺三等之別洎諸臺寺率類於斯悉有常資各須循守若依唐虞故事咸以九載為期是宜高位常苦於乏人下寮每嗟於白首三代為理損益不同豈必樂于變易哉蓋時勢有不得已也至如繇堙洪水績用靡成猶終九年然

後殛竄後代設有如絲之比者豈復能九年而始行罰乎臣固知其必不能也行罰欲速而進官欲遲以此為稽古之方是猶却行而求及前人也頃者臣因奏事論及內外序遷陛下乃言舊例居官歲月皆久朕外祖曾作秘書少監一任經十餘年董晉將順睿情遂奏云臣於大厯中曾任祠部司勳二郎中各經六考陛下之意頗為宜然以臣蠢愚實有偏見凡徵舊例須辨是非是者不必渝非者不必守況於舊例之內自有舛駁之異

哉先聖之初權臣用事其於除授類多徇情有一月屢
遷有積年不轉迨至中歲君臣構嫌姑務優柔百事凝
滯其於選授尤所艱難始以頗僻夫平繼以疑阻成否
至使彝倫闕叙庶位多淹是皆可懲曷足為法夫覈才
取吏有三術焉一曰拔擢以旌其異能二曰黜罷以糾
其失職三曰序進以謹其守常如此則高課者驟升無
庸者亟退其餘績非出類守不敗官則循以常資約以
定限故得殊才不滯庶品有倫參酌古今此為中道而

議者暗於通理一槩但曰宜久其任得非誦老生之常
談而不推時變者乎夫列位分官緝熙帝載匪唯應務
兼亦養才是以職事雖有小大閑劇之殊而俱不可曠
缺者蓋備於時而用耳故記曰天子以騶虞為節樂官
備也唯經邦贊國之任則非有盛德不可以居故記曰
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惟其人議者昧於明徵一槩但
曰官無其人則闕得非守舊典之糟粕而不本事情者
乎今內外羣官考深合轉陛下或言其已有次第須且

借留或謂其未著功勞何用數改是乃循默者既以無聞而不進著課者又有成績而見淹雖能否或差而沉滯無異人之從宦積小成高至於內列朝行外登郡守其於更歷多已長年孜孜慎修計日思進而又淹逾考限亟易星霜顧懷生涯能不興歎殊異登延之義且非勸勵之方夫長吏數遷固非理道居官過久亦有弊生何者時俗常情樂新厭舊有始卒者其唯聖人降及中才罕能無變其始也砥勵之心必切其久也因循之意必

萌加以盈無不虧張無不弛天地神化且難常全人之
所為安得皆當是以分分而度至丈必差銖銖而稱至
鈞必謬莅職既久寧無咎愆或為姦吏所持或坐深文
所糾偶以一跌盡隳前功至使理行不終能名中缺豈
非上失其制而推致以及於斯乎故聖人愛人之才慮
事之弊採其英華而使之當其茂暢而獎之不滯人於
已成之功不致人於必敗之地是以銳不挫而力不匱
官有業而事有終此理之中庸故書以為法遷轉甚速

則人心苟而職業不固甚遲則人心怠而事守浸衰然則甚速與甚遲其弊一也陛下俯徇浮議謂協典謨久次當進者既曰務欲且留缺員須補者復曰官不必備則才彥何由進益理化孰與交修此所謂循故事而不擇可否之患也伏惟陛下憂勤務理夢想思賢體陶唐有虞聰明之德以敷求法太宗天后英邁之風以拔擢然而得人之盛尚愧前朝底乂之功未光當代良以七患未去三術未行而又睿察太深宸嚴太峻常人才器

曷副天心故雖獲超升亦驟從黜廢人物殘瘁抑斯之
由而議者莫究致弊之端但思革弊之策反以廣於進
用為情故以梗於除授為精詳以避謗為奉公之誠以
摘瑕為選士之要乃至稱毀紛糅美惡混并凡有遷升
必遭掎摭聖德廣納不時發明小人多言益敢陰詐以
是眩惑目無全人進用之意轉疑汲引之途漸隘舊齒
既凋敗幾盡下位或滯淹罕升故令官序失倫人才不
長資望漸薄砥勵浸微高卑等衰殆不相續臣以竊位

屬當序才懼曠庶官並黷宸扆昧識不足以周物微誠
不足以動天徒勤進善之心轉積妨賢之罪慚惶交慮
焚灼盈懷凡除吏者非謗刺之所生必怨咎之所聚宰
臣獲戾多起於茲屢屢上干何所為利但以待罪鈞轄
職思其憂兼迫於感恩願効之誠不得不冒昧言之耳其
於裁擇用捨惟陛下圖之謹奏

翰苑集卷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翰苑集卷二十二

唐陸贄撰

中書奏議六

均節賦稅恤百姓第一條

論兩稅之弊
須有釐革

國朝著令賦役之法有三一曰租二曰調三曰庸古者
一井之地九夫共之公田在中藉而不稅私田不善則
非吏公田不善則非民事頗纖微難於防檢春秋之際
已不能行故國家襲其要而去其煩丁男一人授田百

畝但歲納租稅二石而已言以公田假人而收其租入
故謂之租古者任土之宜以奠賦法國家就因往制簡
而一之每丁各隨鄉土所出歲輸若絹若綾若絕共二
丈綿三兩其無蠶桑之處則輸布二丈五尺麻三斤以
其據丁戶調而取之故謂之調古者用人之力歲不過
三日後代多事其增十之國家斟酌物宜立為中制每
丁一歲定役二旬若不役則收其庸日準三尺以其出
絹而當庸直故謂之庸此三道者皆宗本前哲之規模

參考歷代之利害其取法也遠其立意也深其斂財也均其域人也固其裁規也簡其備慮也周有田則有租有家則有調有身則有庸天下為家法制均一雖欲轉徙莫容其姦故人無搖心而事有定制以之厚生則不隄防而家業可久以之成務則不校閱而衆寡可知以之為理則法不煩而教化行以之成賦則下不困而上用足三代創制百王是程雖維御損益之術小殊而其義則一也天寶季歲羯胡亂華海內波搖北庶雲擾版

圖墮於避地賦法壞於奉軍建中之初再造百度執事者知弊之宜革而所作兼失其源知簡之可從而所操不得其要舊患雖減新沴復滋救跛成痿展轉增劇凡欲拯其積弊須窮致弊之由時弊則但理其時法弊則全革其法而又揆新校舊慮遠圖難規略未詳悉固不果行利害非相懸固不苟變所為必當其悔乃亡若好革而不知原始要終斯皆以弊易弊者也至如賦役舊法乃是聖祖典章行之百年人以為便兵興之後供億

不恒乘急誅求漸隳經制此所謂時之弊非法弊也時
有弊而未理法無弊而已更埽庸調之成規創兩稅之
新制立意且爽彌綸又踈竭耗編氓日日滋甚夫作法
裕於人未有不得人者也作法裕於財未有不失人者
也陛下初膺寶位思致理平誕發德音哀痛流弊念徵
役之頻重憫烝黎之困窮分命使臣敷揚惠化誠宜損
上益下嗇用節財窒侈欲以盪其貪風息冗費以紓其
厚斂而乃搜摘郡邑劾驗簿書每州各取大厯中一年

科率錢穀數最多者便為兩稅定額此乃採非法之權
令以為經制摠無名之暴賦以立恒規是務取財豈云
恤隱作法而不以裕人拯病為本得非立意且爽者乎
夫財之所生必因人力工而能勤則豐富拙而兼惰則
窶空是以先王之制賦入也必以丁夫為本無求於力
分之外無貸於力分之內故不以務穡增其稅不以輟
稼減其租則播種多不以殖產厚其征不以流寓免其調
則地著固不以飭勵重其役不以窳怠蠲其庸則功力

勤如是然後能使人安其居盡其力相觀而化時
靡道心雖有惰遊不率之人亦已懲矣兩稅之立則異
於斯唯以資產為宗不以丁身為本資產少者則其稅
少資產多者則其稅多曾不悟資產之中事情不一有
藏於襟懷囊篋物雖貴而人莫能窺有積於場圃囷倉
直雖輕而眾以為富有流通蕃息之貨數雖寡而計日
收贏有廬舍器用之資價雖高而終歲無利如此之比
其流實繁一概計估筭緡宜其失平長偽由是務輕費

而樂轉徙者恒脫於徭稅敦本業而樹居產者每困於徵求此乃誘之為姦毆之避役力用不得不弛風俗不得不訛閭井不得不殘賦入不得不闕復以創制之首不務齊平但令本道本州各依舊額徵稅軍興已久事例不常供應有煩簡之殊牧守有能否之異所在徭賦輕重相懸既成新規須懲積弊化之所在足使無偏減重分輕是將均濟而乃急於聚斂懼或蠲除不量物力所堪唯以舊額為準舊重之處流亡益多舊輕之鄉歸

附益衆有流亡則已重者攤徵轉重有歸附則已輕者
散出轉輕高下相傾勢何能止又以謀始之際不立科
條分遣使臣凡十餘輩專行其意各制一隅遂使人殊
見道異法低昂不類緩急不倫逮至復命于朝竟無類
會裁處其於踏駁胡可勝言利害相形事尤非便作法
而不以究微防患為慮得非彌綸又疎者乎立意且爽
彌綸又疎凡厥疲人已嬰其弊就加保育猶懼不支况
復亟繚焚絲重傷宿痛其為擾病抑又甚焉請為陛下

舉其尤者六七端則人之困窮固可知矣大厯中紀綱廢弛百事從權至於率稅少多皆在牧守裁制邦賦既無定限官私懼有闕供每至徵配之初例必廣張名數以備不時之命且為施惠之資應用有餘則遂減放增損既由郡邑消息易協物宜故法雖久利而人未甚瘁及摠雜徵虛數以為兩稅恒規悉登地官咸繫經費計奏一定有加無除此則人益困窮其事一也本徵賦斂繁重所以變舊從新新法既行已重於舊旋屬征討國

用不充復以供軍為名每貫加徵二百當道或增戎旅
又許量事取資詔敕皆謂權宜悉令事畢停罷息兵已
久加稅如初此則人益困窮其事二也定稅之數皆計
緡錢納稅之時多配綾絹往者納絹一疋當錢三千二
三百文今者納絹一疋當錢一千五六百文往輸其一
者今過於二矣雖官非增賦而私已倍輸此則人益困
窮其事三也諸州稅物送至上都度支頒給羣司例皆
增長本價而又繆稱折估抑使剝徵姦吏因緣得行侵

奪所獲殊寡所擾殊多此則人益困窮其事四也税法之重若是既於已極之中而復有奉進宣索之繁尚在
其外方岳頗拘於成例莫敢闕供朝典又束以彛章不
許別稅綺麗之飾紈素之饒非從地生非自天降若不
出編戶之筋力膏髓將安所取哉於是有巧避徵文曲
承睿旨變徵役以名佳之目換科配以和市之名廣其
課而狹償其庸精其入而麤計其直以名佳為目而捕
之不得不來以和市為名而迫之不得不出其為妨抑

特甚常徭此則人益困窮其事五也大厯中非法賦斂
急備供軍折估宣索進奉之類者既並收入兩稅矣今
於兩稅之外非法之事復又並存此則人益困窮其事
六也建中定稅之始諸道已不均齊其後或吏理失宜
或兵賦偏重或癘疾鍾害或水旱薦災田里荒蕪戶口
減耗牧守苟避於殿責罕盡申聞所司姑務於取求莫
肯矜恤遂於逃死闕乏稅額累加見在疲氓一室已空
四鄰繼盡漸行增廣何由自存此則人益困窮其事七

也自至德訖於大厯二十年餘兵亂相乘海內罷弊幸
遇陛下紹膺寶運憂濟生靈誕敷聖謨痛矯前弊重愛
人節用之旨宣輕徭薄賦之名率土烝黎感涕相賀延
頸企踵咸以為太平可期既而制失其中斂從其重頗
乖始望已沮羣心因之以兵甲而煩暴之取轉加繼之
以獻求而靜約之風浸靡臣所知者纔梗際耳而人益
困窮之事已有七焉臣所不知何啻於此陛下倘追思
大厯中所聞人間疾苦而又有此七事重增於前則人

之無聊不問可悉昔魯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哀公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有若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孔子曰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而無怨節而無貧和而無寡安而無傾漢文恤患救災則命郡國無來獻是以人為本以財為末人安則財贍本固則邦寧今百姓艱窮非止不足稅額類例非止不均求取繁多非止來獻誠可哀憫亦可憂危此而不圖何

者為急聖情重慎每戒作為伏知貴欲因循不敢盡求釐
革且去其大甚亦足小休望令所司與宰臣參量據每
年支用色目中有不急者無益者罷廢之有過制者廣
費者減節之遂以罷減之資迴給要切之用其百姓稅
錢因軍興每貫加徵二百者下詔停之用復其言俾人
知信下之化上不令而行諸道權宜加徵亦當自請蠲
放如是則困窮之中十緩其二三矣供御之物各有典
司任土之宜各有常貢過此以往復何所須假欲崇飾

燕居儲備賜與天子之貴寧憂乏財但敕有司何求不
給豈必旁延進獻別徇營求減德示私傷風敗法因依
縱擾為害最深陛下臨御之初已弘清淨之化下無曲
獻上絕私求近歲以來稍渝前旨今但滌除流誤振起
聖猷則淳風再興賄道中寢雖有貪穢之輩曷由復肆
侵漁州郡羨財亦將焉往若不上輸王府理須下紓疲
人如是則困窮之中十又緩其四五矣所定稅物估價
合依當處月平百姓輸納之時累經州縣簡閱事或涉

於姦冒過則不在戶人重重剝徵理甚無謂望令所司
應諸州府送稅物到京但與色樣相符不得虛稱折估
如濫惡尤甚給用不充唯罪元納官司亦勿更徵百姓
根本既自端靜枝葉無因動搖如是則困窮之中十又
緩其二三矣然後據每年見供賦稅之處詳諭詔旨咸
俾均平每道各令知兩稅判官一人赴京與度支類會
參定通計戶數以配稅錢輕重之間大約可准而又量
土地之沃瘠計物產之少多倫比諸州定為兩等州等

下者其每戶配錢之數少州等高者其每戶配錢之數
多多少已差悉令折衷仍委觀察使更於當管所配錢
數之內均融處置務盡事宜就於一管之中輕重不得
偏併雖或未盡齊一決當不甚低昂既免擾人且不變
法粗均勞逸足救凋殘非但徵賦易供亦冀逋逃漸息
俟稍寧阜更擇所宜

--	--	--	--	--	--	--	--

均節賦稅恤百姓第二條

請兩稅以布帛為額不計錢數

夫國家之制賦稅也必先導以厚生之業而後取其什一焉其所取也量人之力任土之宜非力之所出則不征非土之所有則不貢謂之通法歷代常行大凡生於天地之間而五材之用為急五材者金木水火土也水火不資於作為金木自產於山澤唯土爰播植非力不成衣食之源皆出於此故可以勉人功定賦入者唯布麻繒纊與百穀焉先王懼物之貴賤失平而人之交易

難准又立貨泉之法以節輕重之宜斂散弛張必由於是蓋御財之大柄為國之利權守之在官不以任下然則穀帛者人之所為也錢貨者官之所為也人之所為者故租稅取焉官之所為者故賦斂捨焉此又事理著明者也是以國朝著令稽古作程所取於人不踰其分租出穀庸出絹調雜出繒纈布麻非此族也不在賦法列聖遺典粲然可徵曷常有禁人鑄錢而以錢為賦者也今之兩稅獨異舊章違任土之通方竅筭緡之末法

不稽事理不揆人功但估資產為差便以錢穀定稅臨
時折徵雜物每歲色目頗殊唯計求得之利宜靡論供
辦之難易所徵非所業所業非所徵遂或增價以買其
所無減價以賣其所有一增一減耗損已多且百姓所
營唯在耕織人力之作為有限物價之貴賤無恒而乃
定稅計錢折錢納物是將有限之產以奉無恒之輸納
物賤則供稅之所出漸多多則人力不給納物貴則收
稅之所入漸少少則國用不充公私二途常不兼濟以

此為法未之前聞往者初定兩稅之時百姓納稅一疋折錢三千二百文大率萬錢為絹三疋價計稍貴數則不多及乎頒給軍裝計數而不計價此所謂稅入少而國用不充者也近者百姓納絹一疋折錢一千五六百文大率萬錢為絹六疋價既轉賤數則漸加向之蠶織不殊而所輸尚欲過倍此所謂供稅多而人力不給者也今欲不甚改法而粗救災害者在乎約循典制而以時變損益之臣謂宜令所司勘會諸州府初納兩稅

年絹布定估比類當今時價加賤減貴酌取其中總計
合稅之錢折為布帛之數仍依庸調舊制各隨鄉土所
宜某州某年定出稅布若干端某州某年定出稅絹若
千疋其有絕綿雜貨亦隨所出定名勿更計錢以為稅
數如此則土有常制人有常輸衆皆知上令之不遷於
是一其心而專其業應出布麻者則務於紡績供綿絹
者則事於蠶桑日作月營自然便習各修家技皆足供
官無求人假手之勞無賤鬻貴買之費無暴徵急辦之

弊無易常改作之煩物甚賤而人之所出不加物甚貴而官之所入不減是以家給而國足事均而法行此直稍循令典之舊規固非創制之可疑者也然蚩蚩之俗罕究事情好騁異端妄行沮議臣請假為問答以備討論陛下誠有意乎憐愍蒼生將務救恤但垂聽覽必有可行議者若曰每歲經費所資大抵皆約錢數若令以布帛為額是令支計無憑荅曰國初約法已來常賦率由布帛輸二甲子制用不愆何獨當今則難支計且經

費之大其流有三軍食一也軍衣二也內外官月俸及諸色資課三也軍衣固在於布帛軍食又取於地租其計錢為數者獨月俸資課而已制祿唯不計錢故三代以食人衆寡為差兩漢以石數多少為秩蓋以錢者官府之權貨祿者吏屬之常資以常徇權則豐約之度不得恒於家以權為常則輕重之柄不得專於國故先王制祿以食而平貨以錢然後國有權而家有節矣况今餽餉方廣倉儲未豐盡復古規或慮不足若但據羣官

月俸之等隨百役資課之差各依錢數少多折為布帛
定數某官月給俸絹若干足某役月給資布若干端所
給色目精麤有司明立條例便為恒制更不計錢物甚
賤而官之所給不加物甚貴而私之所稟不減官私有
准何利如之生人大端衣食為切有職田以供食有俸
絹以供衣從事之家固足自給以茲制事誰曰不然夫
然則國之用財多是布帛定以為賦復何所傷議者若
曰吏祿軍裝雖頒布粟至於以時斂糴用權物價重輕

是必須錢於何取給荅曰古之聖人所以取山澤之蘊材作泉布之寶貨國專其利而不與人共之者蓋為此也物賤由乎錢少少則重重則加鑄而散之使輕物貴由乎錢多多則輕輕則作法而斂之使重是乃物之貴賤繫於錢之多少錢之多少在於官之盈縮官失其守反求於人人不得鑄錢而限令供稅是使貧者破產而假資於富有之室富者蓄貨而竊行於輕重之權下因齊人上虧利柄今之所病諒在於斯誠宜廣即山殖貨

之功峻用銅為器之禁苟制持得所則錢不乏矣有糶鹽以入其直有榷酒以納其資苟消息合宜則錢可收矣錢可收固可以斂輕為重錢不之固可以散重為輕弛張在官何所不可慮無所給是未知方議者若曰自定兩稅以來恒使計錢納物物價漸賤所納漸多出給之時又增虛估廣求羨利以贍庫錢歲計月支猶患不足今若定供布帛出納以平軍國之資無乃有闕答曰自天寶以後師旅數起法度消亡肅宗撥滔天之災而

急於功賞先帝邁舍垢之德而緩於糾繩由是用頗殷
繁俗亦靡弊公賦已重別獻繼興別獻既行私賂競長
誅求刻剝日長月滋積累以至於大厯之間所謂取之
極甚者也今既摠收極甚之數定為兩稅矣所定別獻
之類復在數外矣間緣軍用不給已嘗加徵矣近屬折
納價錢則又多獲矣比於大厯極甚之數殆將再益其
倍焉復幸年穀屢豐兵車少息而用常不足其故何哉
蓋以事逐情生費從事廣物有劑而用無節夫安得不

乏乎苟能黜其情約其用非但可以布帛為稅雖更減其稅亦可也苟務逞其情侈其用非但行今重稅之不足雖更加其稅亦不足也夫地力之生物有大數人力之成物有大限取之有度用之有節則常足取之無度用之無節則常不足生物之豐敗由天用物之多少由人是以聖王立程量入為出雖遇災難下無困窮理化既衰則乃反是量出為入不恤所無故魯哀公問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以盍徹桀用天下而不足湯用

七十里而有餘是乃用之盈虛在節與不節耳不節則雖盈必竭能節則雖虛必盈衛文公承滅國之餘建新徙之業革車不過三十乘豈不甚殆哉而能衣大布冠大帛約已率下通商務農卒以富强見稱載籍漢文帝接秦項積久傷夷之弊繼高呂革創多事之時家國虛殘日不暇給而能躬儉節用靜事息人服弋絺履革舄却駿馬而不御罷露臺而不修屢賜田租以厚蒸庶遂使戶口蕃息百物阜啟乃至鄉曲宴遊乘牝特者不得

赴會子孫生長或有積數十歲不識市鄽御府之錢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國富於上人安於下生享遐福沒垂令名人到於今稱其仁賢可謂盛矣太宗文皇帝收合板蕩再造寰區武德年中革車屢動繼以災歎人多流離貞觀之初薦屬霜旱自關輔綿及三河之地米價騰貴斗易一縑道路之間餒殍相藉太宗敦行儉約撫養困窮視人如傷勞徠不倦百姓有鬻男女者出御府金帛贖還其家嚴禁貪殘慎節徭賦

弛不急之用省無事之官黜損乘輿斥出宮女太宗嘗
有氣疾百官以大內卑濕請營一閣以居尚憚煩勞竟
不之許是以至誠上感淳化下敷四方大和百穀連稔
貞觀八年以後米升至四五錢俗阜化行人知義讓行
旅萬里或不齋糧故人到於今談帝王之盛則必先太
宗之聖功論理道之崇則必慕貞觀之故事此三君者
其經始豈不艱窘哉皆以嗇用愛人竟獲豐福是所謂
能節雖虛必盈之效也秦始皇據崑崙之固藉雄富之

業專力農戰廣收材豪故能芟滅暴強宰制天下功成
志滿自謂有太山之安貪欲熾然以為六合莫予違也
於是發閭左之戍徵太半之賦進諫者謂之宣謗恤隱
者謂之收恩故徵發未終而宗社已泯漢武帝遇時運
理平之會承文景勤儉之積內廣興作外張甲兵侈汰
無窮遂至殫竭大搜財貨筭及舟車遠近騷然幾至顛
覆賴武帝英姿大度付任以能納諫無疑改過不吝下
哀痛之詔罷征伐之勞封丞相為富民侯以示休息邦

本搖而復定帝祚危而再安隋氏因周室平齊之資府
庫充實開皇之際理尚清廉是時公私豐饒議者以比
漢之文景煬帝嗣位肆行驕奢竭耗生靈不知止息海
內怨叛以至於亡此三君者其所憑藉豈不豐厚哉此
皆以縱欲殘人竟致感喪是所謂不節則雖盈必竭之
效也秦隋不悟而遂滅漢武中悔而獲存乃知懲與不
懲覺與不覺其於得失相遠復有存滅之殊安可不思
安可不懼今人窮日甚國用歲加不時節量其勢必感

而議者但憂財利之不足固慮安危之不持若然者則
太宗漢文之德曷見稱秦皇隋煬之敗靡足戒唯欲是
逞復何規哉幸屬休明將期致理急聚斂而忽於勤恤
固非聖代之所宜言也

均節賦稅恤百姓第三條

論長吏以增戶加稅闢田為課績

夫欲施教化立度程必先域人使之地著古之王者設井田之法以安其業立五宗之制以綴其恩猶懼其未也又教之族墳墓敬桑梓將以固人之志定人之居俾皆重遷然可為理厥後又督之以出鄉遊墮之禁糾之以板圖比閭之方雖訓導漸微而檢制猶密歷代因襲以為彛章其理也必謹於隄防其亂也必慢於經界斯道崇替與時興衰人主失之則不可御寰區守長失之

則不可釐郡邑理人之要莫急於茲頃因兵興典制弛廢戶板之紀綱固緝土斷之條約不明恣人浮流莫克禁止縱之則湊集整之則驚離恒懷倖心靡固本業是以賦稅不一教令不行長人者又罕能推忠恕易地之情體至公徇國之意迭行小惠競誘姦毗以傾奪鄰境為智能以招萃逋逃為理化捨彼適此者既謂新收而獲宥倏忽往來者又以復業而見優唯懷土安居首末不遷者則使之日重斂之日加是令地著之人恒代情

游服後則何異驅之轉徙教之澆訛此由牧宰不克弘
通各私所部之過也及夫廉使奏課會府考功但守常
規不稽時變其所以為長吏之能者大約在於四科一
曰戶口增加二曰田野墾闢三曰稅錢長數四曰徵辦先
期此四者誠吏職之所崇然立法齊人久無不弊法之
所沮則人飾巧而苟避其網法之所勸則人興偽以曲
附其文理之者若不知維御損益之宜則巧偽萌生恒
因沮勸而滋矣夫課吏之法所貴戶口增加者豈不以

撫字得所人益阜蕃乎今或詭情以誘其姦浮苛法以
析其親族苟益戶數務登賞條所誘者將議薄征已遽
驚散所析者不勝重稅又漸流亡州縣破傷多起於此
長吏相效以為績安忍莫懲齊人相扇以成風規避轉
甚不究實而務增戶口有如是之病焉所貴田野墾闢
者豈不以訓導有術人皆樂業乎今或牽率黎烝播植
荒廢約以年限免其地租苟農夫不增而墾田欲廣新
畝雖闢舊畝反蕪人利免租頗亦從今年限纔滿復為

汙萊有益煩勞無增稼穡不度力而務闢田野有如是
之病焉所貴稅錢長數者豈不以既庶而富人可加賦
乎今或重困疲羸力求附益捶骨瀝髓隳家取財苟媚
聚斂之司以為仕進之路不恤人而務長稅數有如是
之病焉所貴徵辦先期者豈不以物力優贍人皆樂輸
乎今或肆毒作威殘人逞欲事有常限因而促之不量
時宜唯尚強濟絲不容纖粟不暇舂矧伊貧虛能不奔
迸不怨物而務先徵辦有如是之病焉然則引人逋逃

感人艱窘唯茲四病亦有助焉此由考覈不切事情而泛循舊轍之過也且夫戶口增加田野墾闢稅錢長數徵辦先期若不以實事驗之則真偽莫得而辨將驗之以實則租賦須加所加既出於人固有受其損者此州若增容戶彼郡必減居人增處邀賞而稅數有加減處懼罪而稅數不降倘國家所設考課之法必欲崇於聚斂則如斯可矣將有意乎富俗而務理豈不刺謬歟當今之要在於厚人而薄財損上以益下下苟利矣上必

安馬則少損者所以招大益也人既厚矣財必贍焉則
暫薄者所以成永厚也臣愚謂宜申命有司詳定考績
往貴於加者今務於減焉假如一州之中所稅舊有定
額凡管幾許百姓復作幾等差科每等有若干戶人每
戶出若干稅物各令條舉都數年別一申使司使司詳
覆有憑然後錄報戶部若當管之內人益阜殷所定稅
額有餘任其據戶均減率計減數多少以為考課等差
其當管稅物通比校每戶十分減三分者為上課十分

減二分者次焉十分減一分者又次焉如或人多流亡
加稅見戶比校殿罰法亦如之其百姓所出田租則各
以去年應輸之數便為定額每歲據徵更不勘責檢巡
增闢者勿益其租廢耕者不降其數足以誘導墾植且
免妨奪農功事簡體弘人必悅勸每至定戶之際但據
雜產校量田既自有恒租不宜更入兩稅如此則吏無
苟且俗變澆浮不督課而人自樂耕不防閑而衆皆安
土斯亦當今富人固本之要術在陛下舉而行之

均節賦稅恤百姓第四條

論稅期
限迫切

建官立國所以養人也賦人取財所以資國也明君不厚其所資而害其所養故必先人事而借其暇力先家給而斂其餘財遂人所營恤人所乏借必以度斂必以時有度則忘勞得時則易給是以官事無關人力不殫公私相全上下交愛古之得衆者其率用此歟法制或虧本末倒置但務取人以資國不思立國以養人非獨徭賦繁多更無蠲貸至於徵收迫切亦不矜量蠶事方

興已輸縑稅農功未艾遽斂穀租上司之繩責既嚴下吏之威暴愈促有者急賣而耗其半直無者求假而費其倍酬所繫遲速之間不過月旬之異一寬稅限歲歲相承避無所妨速不為益何急敦逼重傷疲人頃緣定稅之初期約未甚詳衷旋屬征役多故復令先限量徵近雖優延尚未均濟望委轉運使與諸道觀察使商議更詳定徵稅期限聞奏各隨當土風俗所便時候所宜務於紓人俾得辦集所謂惠而不費者則此類也

均節賦稅恤百姓第五條

請以稅茶錢置義倉以備水旱

臣聞仁君在上則海內無餓殍之人豈必耕而餉之爨而食之哉蓋以慮得其宜制得其道致人於歎乏之外設備於災沴之前是以年雖大殺衆不恆懼夫水旱為敗堯湯被之矣陰陽相寇聖何禦哉所貴堯湯之盛者在於遭患能濟耳凡厥哲后皆謹循之故王制記虞夏殷周四代之法乃云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周官司徒之屬亦

云掌鄉里之委積以恤艱阨縣鄙之委積以待凶荒王制既衰雜以權術魏用平糴之法漢置常平之倉利兼公私頗亦為便隋氏立制始創社倉終於開皇人不饑饉貞觀初戴胄建積穀備災之議太宗悅焉因命有司詳立條制所在貯粟號為義倉豐則斂藏儉則散給歷高宗之代五六十載人賴其資國步中艱斯制亦弛開元之際漸復修崇是知儲積備災聖王之急務也語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此言君養人

以成國人戴君以成生上下相成事如一體然則古稱九年六年之蓄者蓋率土臣庶通為之計耳固非獨豐公庾不及編氓記所謂雖有凶旱水溢人無菜色良以此也後代失典籍備慮之旨忘先王子愛之心所蓄糧儲唯計廩庾犬彘厭人之食而不知檢溝壑委人之骨而不能恤亂興於下禍延於上雖有公粟豈得而食諸故立國而不先養人國固不立矣養人而不先足食人固不養矣足食而不先備災食固不足矣為官而備者

人必不贍為人而備者官必不窮是故論德昏明在乎
所務本末務本則其末自遂務末則其本復亡國本於
人安得不務頃以寇戎為梗師旅並興惠恤之方多所
未暇每遇陰陽愆候年不順成官司所儲祇給軍食支
計苟有闕猶須更取於人人之凶荒豈遑賑救人小乏
則求取息利人大乏則賣鬻田廬幸逢有年纔償逋債
斂獲始畢糶糧已空執契擔囊行復貸假重重計息食
每不充倘遇薦饑遂至顛沛室家相棄骨肉分離乞為

奴僕猶莫之售或行丐鄙里或縊死道途天災流行四方代有率計被其害者每歲常不下一二十州以陛下為人父母之心若垂省憂固足傷惻幸有可救之道焉可捨而不念哉今賦役已繁人力已竭窮歲汲汲永無贏餘課之聚糧終不能致將樹儲蓄根本必藉官司助成陛下誠能為人備災過聽愚計不害經費可垂永圖近者有司奏請稅茶歲約得五十萬貫元敕令貯戶部用救百姓凶饑今以蓄糧適副前旨望令轉運使摠計

諸道戶口多少每年所得稅茶錢使均融分配各令當道巡院主掌每至穀麥熟時即與觀察使計會散就管內州縣和糴便於當處置倉收納每州令錄事參軍專知仍定觀察判官一人與和糴巡院官同勾當亦以義倉為名除賑給百姓已外一切不得貸便支用如時當大稔事至傷農則優與價錢廣其糴數穀若稍貴糴亦便停所糴少多與年上下准平穀價恒使得中每遇災荒即以賑給小歛則隨事借貸大饑則錄奏分頒許從

便宜務使周濟循環斂散遂以為常如此則蓄財息債者不能耗吾人聚穀幸災者無以牟大利富不至侈貧不至饑農不至傷糴不至貴一舉事而衆美具可不務乎俟人小休漸勸私積平糴之法斯在社倉之制兼行不出十年之中必盈三歲之蓄弘長不已升平可期使一代黎人永無餒乏此堯湯所以見稱於千古也願陛下遵之慕之繼之齊之苟能存誠茂有不至

--	--	--	--	--	--	--	--	--

均節賦稅恤百姓第六條

論兼井之家私
斂重於公稅

國之紀綱在於制度商農工賈各有所專凡在食祿之家不得與人爭利此王者所以節財力勵廉隅是古今之所同不可得而變革者也代理則其道存而不犯代亂則其制委而不行其道存則貴賤有章豐殺有度車服田宅莫敢僭踰雖積貨財無所施設是以咸安其分罕徇貪求藏不偏多故物不偏罄用不偏厚故人不偏窮聖王能使禮讓興行而財用均足則此道也其制委

則法度不守教化不從唯貨是崇唯力是騁貨力苟備無欲不成租販兼并下錮齊人之業奉養豐麗上侔王者之尊戶蓄羣黎隸役同輩既濟嗜欲不虞憲章肆其貪恠曷有紀極天下之物有限富室之積無涯養一人而費百人之資則百人之食不得不乏富一家而傾千家之產則千家之業不得不空舉類推之則海內空乏之流亦已多矣故前代致有風俗訛靡氓庶困窮由此弊也今茲之弊則又甚焉夫物之不可掩藏而易以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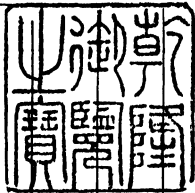
視者莫著乎田宅臣請又措其宅而勿議且舉占田一事以言之古先哲王疆理天下百畝之地號曰一夫蓋以一夫授田不得過於百畝也欲使人無廢業田無曠耕人力田疇二者適足是以貧弱不至竭涸富厚不至奢淫法立事均斯謂制度今制度弛紊疆理隳壞恣人相吞無復畔限富者兼地數萬畝貧者無容足之居依託強豪以為私屬貸其種食賃其田廬終年服勞無日休息罄輸所假常患不充有田之家坐食租稅貧富懸

絕乃至於斯厚斂促徵皆甚公賦今京畿之內每田一畝官稅五升而私家收租殆有畝至一石者是二十倍於官稅也降及中等租猶半之是十倍於官稅也夫以土地王者之所有耕稼農夫之所為而兼并之徒居然受利官取其一私取其十穡人安得足食公廩安得廣儲風俗安得不貪財貨安得不壅昔之為理者所以明制度而謹經界豈虛設哉斯道浸亡為日已久頓欲修整行之實難革弊化人事當有漸望今百官集議參酌古今之宜

凡所占田約為條限裁減租價務利貧人法貴必行不在深刻裕其制以便俗嚴其令以懲違微損有餘稍優不足損不失富優可賑窮此乃古者安富恤窮之善經不可捨也 右臣前月十一日延英奏對因叙賦稅煩重百姓困窮伏奉恩旨令具條疏聞奏今且舉其甚者謹件如前臣聞於書曰無輕人事惟艱無安厥位惟危此理之所以興也又曰厥後嗣王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此亂之所由始也以陛下天縱聖哲事更憂危夙

夜孜孜志求致理往年論及百姓必為悽然動容每言朕於蒼生支體亦無所惜臣久叨近侍亟奉德音竊謂一代黔黎必躋富壽之域昨奏人間疾苦十分纔及二三聖情已甚驚疑皆謂臣言過當然則愁怨之事何由上聞煦育之恩何由下布典籍所戒信而有徵一虧聖猷實可深惜臣又聞於書曰非知之艱行之唯艱竊惟陛下所以驚疑於微臣之言者但聞之未熟耳此乃股肱耳目之任仰負於陛下誠所謂知之非艱尚未足深

累聖德也今則既知之矣願陛下勿復艱於所行居安
思危億兆幸甚謹奏



翰苑集卷二十二